



相皎洁。

夜夜流光

君如月，

愿我如星

愿我如星 君如月

小红帽
萌妹/著

豪门虐恋
身世疑云

——“琰琰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”

——“陆莘透，八年前你给了我致命一击，现在回头不觉得很可笑？”

她不知道美好的开始
会走向狰狞的结局。

当她心里繁花盛开的时候，
一场报复却已悄悄开始……



愿 我
如 星
君 如 月 2

小红帽萌妹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愿我如星君如月. 2 / 小红帽萌妹著. --石家庄：
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7.7

ISBN 978-7-5511-3364-7

I. ①愿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8020号

书 名：愿我如星君如月 · 2

著 者：小红帽萌妹

策 划：张采鑫

责任编辑：董 纳

特约编辑：雁 痕

美术编辑：许宝坤

责任校对：齐 欣

装帧设计：颜小曼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17

字 数：272 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7月第1版

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3364-7

定 价：32.00元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）



/001/

楔子

她心里正千树万树繁花盛开，
一场报复却已悄悄开始。

/003/

第一章

无数个日夜，她为他黯然神伤，
却不想有一天会等来这句话。

/013/

第二章

他在她最单纯最懵懂的美好年华，
给了她致命一击，八年后，
她终于把一切都还给了他。

/022/

第三章

她真是要置他于死地啊，
每次他刚燃起一点儿希望，
她就将他的心虐得血肉模糊！

/033/

第四章

此时，她多么想念景辰，
可景辰为什么忽然不理她了……

/046/

第五章

为什么是陆莘透呢？
为什么是他来拯救她！

/054/

第六章

他一伸手，就可以把她揽在怀里，
这大概是两人这几年来
离得最近的一次。

/064/

第七章

无关好坏，至关爱情。
陆莘透，
我不可能忘了他。



/073/

第八章

她在堕落，她在沉醉，
她在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爱情。

/121/

第十二章

她一想到有人正悄悄陪着她，
就没那么孤独了，甚至，
还觉得有点儿浪漫。

/088/

第九章

有些东西，一旦破坏了，
就永远没法愈合。

/133/

第十三章

你明明对我有感觉的，林琰琰。

/101/

第十章

他可以容忍一切，
唯独没法容忍她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。

/142/

第十四章

果然，命中注定的东西，
即便她再挡也挡不掉！

/111/

第十一章

原来她心中的爱情是这样的，
可他却走了那么多弯路。

/156/

第十五章

那时，
他是她心里唯一温暖的东西。



/170/

第十六章

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世，
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。

/181/

第十七章

可是，景辰，
为什么我说的话你都不信呢？

/192/

第十八章

他再次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陪在她身边，
只是这次，他什么都知道。

/208/

第十九章

景辰，你不要我了吗？

/222/

第二十章

他看着她，无奈一笑。
在她面前，他甘愿沦为一名奉献者。

/234/

第二十一章

这一刻，
她觉得陆莘透是可以依靠的，
甚至是温柔的……

/251/

第二十二章

我愿乐此不疲地吻你，吻到天荒地老。



「楔子」

她心里正千树万树繁花盛开，
一场报复却已悄悄开始。

林琰琰永远无法忘记，第一次看到陆莘透时，她心中激荡着欢喜。

高二，张宵办生日宴，请了一帮同学，其中就有陆莘透。

他拿着红酒站在角落里，不接受女生的搭讪，不主动与别人说话。他就这么落寞又醒目地站在人群的边缘，不时啜饮红酒，喉头稍稍滚动，看得林琰琰心中不由得也随之翻滚。

那一瞬间，她被深深吸引了。

“嘿，我叫林琰琰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从她远远走向他到开口和他搭讪的那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有看她一眼，直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字，他才转过头来打量她。

他反问：“你叫林琰琰？”

林琰琰本来还做好了无数种应对冷场的准备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回话，让她不由得一阵惊喜。

她故作镇定地回答：“是啊，你呢？”

他忽然牵唇一笑，透过红酒杯的眼神是遮不住的勾魂摄魄。他唇上有红酒的水润，晶亮迷人。他说：“我叫陆莘透。”

林琰琰听到这个名字，内心无比雀跃，外国语学校能叫得出名的男生很少，而他

正是最风云的那一个。她主动举起酒杯：“Cheers，为初相逢。”

“Cheers！”他端起酒杯，酒杯与酒杯碰出清脆美妙的声响。

林琰琰并不知道，这美好的开始最后会走向狰狞的结局。

当她心里千树万树繁花盛开的时候，一场报复却已悄悄开始。

每一次林琰琰想方设法和陆莘透稍微走近一些，他就抽身远离；等她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他却忽然主动亲近。

这样忽冷忽热了两年，林琰琰都不知道如何定义他们的关系。陆莘透对周围的人默认他们的关系并不解释，但是他却从未有过任何亲密的举动。

然后，林子说出现了，陆莘透对林琰琰的态度便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那些如刀子般锋利的冷言冷语和冷漠的眼神，让林琰琰觉得这两年似乎都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

她不甘心地纠缠、追问，陆梓透回她的永远是那模棱两可的笑容。曾经绽开在他唇边的笑意让她倾心追逐，如今，变成噩梦深深刻入她的心里。

后来，母亲也纵身一跃，用一抹鲜红回应了父亲的不忠，林琰琰不得已带着林巍巍逃离了这座城市。

对这场飞蛾扑火般的初恋，林琰琰许久之后才明白，一切不过是陆梓透的欲擒故纵。她是关家的孙女，关家逼死他的母亲也从此关闭了他对于家庭的美好向往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所做的一切，都不过是为了报复。



「第一章」

无数个日夜，她为他黯然神伤，
却不想有一天会等来这句话。

林琰琰回到病房，关上门，抵着门板难过了许久。

林巍巍见她久久不动，问她：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她擦了下眼泪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怎么还没睡呢？”

林巍巍叹了口气：“姐，你能帮我保管手机吗，我不想看见它。”

林琰琰走过去，接过他的手机打开，上面有很多白玫的未读短信和未接电话。白玫还在声泪俱下地求着林巍巍。这种短信无疑是一把刀，每一个字都插入他的心里，不断伤害他，否定他的付出。

林琰琰把手机收下：“明天三审过后，姐姐给你去重新办张电话卡。”

林巍巍点头没再说话，望着姐姐憔悴的面容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特别浑蛋。

“姐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操心了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林琰琰浑身一震，她平静地起身整理被褥说：“有你这句话姐姐就放心了。好好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”可背过身时，却泪如雨下。

第二天就是三审，虽然时间漫长，但过程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难，商权的律师虽然掏空心思想要替商权摆脱罪名，但还是不敌陈律师提供的有力证明。最后法官宣布，本案商权承担绝大部分罪责，而林巍巍与参案同学一起被判管制三个月，赔偿部分经济损失。因为林巍巍还没康复到可以出院的状态，法院同意缓期执行。

法官还在结案陈词，而林琰琰整个人都放空了，这耗时将近一个月的案子几乎掏

空了她的所有。

林巍巍抱着她流泪：“姐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！”

她抚着林巍巍的头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再多的言语已显苍白，她知道林巍巍已经改变了，这就够了。

晚上，林琰琰请律师们吃饭，林巍巍也拄着拐杖出席。

饭桌上，林琰琰非常诚挚地对陈律师表达感激。陈律师很开心地说：“我很多年没有遇到这么棘手的案子了，几乎是智斗各层权势，在快要山穷水尽的绝境下翻的盘，这是我职业生涯的辉煌一笔。”

听陈律师说这话，林琰琰笑了，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想到另一个人。

如果没有景辰的帮助，林巍巍大概要背一辈子的黑锅吧。

应酬结束之后，她给景辰打电话。

“景总。”

“今天是不是很开心？案子结了，又是最有利的结果，以后不用担惊受怕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谢谢景总。”

“我今天收到林岚的报告了，她说你的工作在过年之前都完成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景辰笑了：“要不，换你说两句话吧。”

她本来内心很甜，听到这句话顿时手足无措了。

“我……我想请景总吃饭。”林琰琰鼓起勇气说。

景辰随即说：“好啊，等林巍巍出院了，你什么时候方便了，我一定奉陪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那么，天晚了，早点儿休息？”

“好，景总晚安。”

两人相互等了一下，对方都没有先挂电话。

听筒里传来细微又小心的呼吸声，景辰失笑便先挂了。

相恋就是这样吧，每一通电话都万分珍惜和不舍。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挑明，但



他能感觉到她的心意，所以他想等到合适的那一天，由他主动吧，希望那时候她不要躲避。

A市龙图集团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地产商，集团董事长的大儿子不久前喜获麟儿，到了百日，便举行百日宴邀请A市的各位商贵和政要，景辰和陆莘透都在受邀之列。

宴会上，客人们游走结交。

陆莘透一个人在阳台边喝酒，他拿出手机翻了翻。自从张宵和他说林琰琰也在群里之后，他就会经常翻开微信群，翻开她的个人资料发呆。

她的头像是一个穿裙戴帽的女孩儿赤着脚在沙滩上走的图片，跟她的微信名一样安静。

陆莘透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自己很傻，遂把手机收了。他回过头，视线忽然被远处一个人影吸引，那个人正是景辰。

景辰向龙图集团的大公子和夫人道完贺，一眼就看到了陆梓透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打招呼：“陆总，好久不见，公司最近是不是很忙？劳您费心了。”

“景总真是客气了，自家的公司忙起来是应该的，怎么能说费心？”

景辰笑笑，不回应。

“景总，我们到阳台上走走可好？”

景辰点点头，随他一起过去了。

时值冬天，阳台上没什么人。

陆莘透端着半杯红酒，先开了口：“我一直觉得，我跟景总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，但没想到我们的喜好也会有一样的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景总最近是不是在追求林琰琰？”

景辰轻松一笑：“陆总对我和林琰琰的关系很在意？”

陆莘透沉默片刻，忽然问：“景总，你会为了她而放弃市长千金吗？”

景辰微微皱眉：“我没有与诗卉订婚，又何来放弃呢？以前没有订婚，以后大概也不会了。”

陆莘透望着他：“看来景总的确是在追求林琰琰了。”

景辰耸耸肩不置可否。

“景总，你看上她什么呢？”

“我喜欢她的坚韧善良，即便再不济，依然能坚持自我。”

陆莘透暗含讥讽：“景总对她只是怜悯。”

“不，陆总你错了，我很清楚自己对她是真正的爱，我不会将就。”景辰收敛笑容，面容严肃而清明。

陆莘透心里莫名地嫉妒了。

“那么，陆总，你喜欢林琰琰哪里呢？”

“哼，谁喜欢她了。”陆莘透喝了口酒，垂眸想了一下。

他真的不喜欢她吗？可为什么在她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会那么想要找到她？

“就算喜欢上了，也不需要理由，景总。”陆莘透镇定地举了举高脚杯，转身出去了。

今晚是林琰琰约景辰到她家吃饭的日子，景辰也难得提出来接她下班，她得早点儿回家。下班后，她匆匆忙忙下楼，景辰的车果然已经停在附近了。

林琰琰张望了一下，确认没有熟人才钻进车内。

“看您好像已经在这儿等一会儿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景辰温和地笑笑：“没有很久，现在直接回你家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羞涩地点头。

一路上，两人随意地聊着天。车开到家门口停下后，两人都下意识地去解安全带，结果手不小心触碰到了。

她愣了一下，抬头望着景辰，景辰亦停止动作望向她。

景辰的眼太美，就像墨玉藏在清澈的水底，忽然被阳光一照，反射出摄人心魄的光芒，让人一望便能沉醉下去。

“我……我去做饭！”她脸红了，慌乱地低头解开安全带，下了车。那样子更像是逃脱。

景辰觉得有点儿可惜，因为如果她再多望着他几秒，也许，他就会不计后果地坦白了。

林琰琰做饭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乱了。她甚至把刚刚洗过的菜又重新洗了一遍，淘好的米放到锅里煮，却差点儿忘记按开关。

她一边切肉一边发呆，景辰忽然出现在厨房门口，还把她给吓到了，差点儿切了手指。

景辰惊得冲上去握住她的手：“你没伤到吧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没……没……”然后迅速撤离手指，后退两步，她根本不敢与景辰靠太近。

景辰知道她在紧张，上前一步：“琰琰……”

林琰琰立刻说：“景总，家里没有酱油了，我下去买一瓶酱油，很快回来。”

“天晚了，我陪你去吧。”

林琰琰刚想拒绝，可景辰又说：“我一个人待着挺无聊的，陪你走走吧。”

她这才惊觉，从景辰进来到现在她好像都把人家晾在一边了。她有些不好意思，说不定人家早已经又饿又无聊了，所以点头同意他陪着出去走走。

小区附近有个超市，林琰琰迅速买了一瓶酱油出来，然后和景辰散步回家。

景辰陪她走着，看华灯初上，走过两个路灯之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了，在第三个路灯下停下了脚步。

“琰琰，你做饭的时候，一直心不在焉的，刚刚还差点儿割伤了自己的手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轻声问，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她慢慢抬起头来望着他，有一瞬间，她想把一切都说出来，可是她怕自己说出来，两人的关系就没法维持了。

“没什么，景总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她低下头向前走。

景辰见状，直接拉住她的手。

林琰琰回头，紧张地看着他，她觉得景辰的情绪不对劲，只是她没想到景辰会忽然微笑着对她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她蒙了。无数个日夜，她为他黯然神伤，却不想有一天会等来他对她说这句话。

景辰紧紧牵着她的手，柔声说：“琰琰，我喜欢你，你不要觉得不可思议，你很好，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与我在一起。”

“景总，我……”她心里怦怦直跳。

景辰抱住她：“琰琰，你喜欢我吗？”

“景总……”她刚想说话，远方的道路上忽然打来一束耀眼的车灯，不仅如此，那辆车还发出“滴滴滴”的喇叭声，很大声，很烦人。

林琰琰从景辰怀里抬头，就看到一辆非常熟悉的迈巴赫轿车停在他们面前。紧接着，陆莘透就从驾驶室里出来，风风火火地走过来来了。

他走到他们面前，用一种很难描述的眼神打量着他们，然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景总和林琰琰，而且我好像破坏你们的好事了！”

景辰饶是性格再好，此时也觉得陆莘透很烦人。

“陆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见客户，恰好路过！”陆莘透的眼神依然停在两人相拥的姿势上，“怎么，这里是是你家开的，不允许我经过？”他一点儿也没有道歉和离开的意思。

林琰琰觉得他说话很冲，厌恶地皱了皱眉，对景辰说：“景总，我们回去吧，饭该煮好了。”

景辰点头，刚走几步，谁知陆莘透就厚脸皮地开车跟上了。

“客户我已经见完了，恰巧也没有吃饭，既然景总有口福，何不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呢？”

林琰琰火了，刚准备反驳，景辰就拦住了她，很绅士地说：“今天的晚饭是琰琰做的，菜还挺多，既然陆总也没有吃饭，我们也不介意多一双筷子，一起吧！”

林琰琰不明白景辰为何就答应了，后来才发现与其和陆莘透这种人硬碰硬，不如找机会四两拨千斤呢。

不过这回家里可真是热闹了。

林琰琰会做的菜不多，都是很家常的。三个人四菜一汤，应该也足够了。

她端菜上桌，摆好碗筷就叫他们入桌。



陆莘透也许是饿了，只顾着吃。他好像喜欢牛肉，只夹苦瓜牛肉那一盘菜，吃得很大口，但也没有说做得好吃还是不好吃。

景辰就斯文一些，吃得慢条斯理，还对林琰琰微笑着赞叹：“酸甜排骨做得不错，番茄酱放得很多，我喜欢酸的。”

她与他相视，眉眼也忍不住温柔起来：“我也喜欢酸的。”

陆莘透见两人含情脉脉，就从他们中间夹起一块排骨吃了吃，然后皱着眉头评价：“太酸了，爱吃酸的人小心胃酸过多，对胃不好！”

真是煞风景！林琰琰暗暗瞪了他一眼。

一顿饭，好不容易在怪异的气氛中吃完了，可吃饱饭后，景辰和陆莘透都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林琰琰把碗筷收进厨房清洗，两个男人坐在外面说话。

陆莘透看了看手表，对景辰说：“景总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？”

“不急。”景辰笑笑，一语拆穿，“陆总是担心我向琰琰表白？”

“景总刚刚不是已经做了吗？”

是啊，可林琰琰还没回答他就闯入了。

景辰苦笑：“好吧，我们回去，一直待在这儿会给琰琰造成麻烦的，毕竟她也很辛苦，需要休息了。”

这点陆莘透倒也没有反驳。

景辰起身往厨房去，跟林琰琰说：“琰琰，天晚了，我和陆总告辞了，你也早点儿休息。”

林琰琰不舍得他这么快离开，可也不好开口，只得擦干手道：“我送送你们。”

林琰琰把两人送到楼下，离别前，景辰和林琰琰还依依不舍。

陆莘透只能火大地说：“景总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两人开车离去，开到第二个十字路口，一起等红绿灯时，陆莘透主动摇下车窗说：“景总，你会不会太着急了？”

景辰亦摇下车窗笑问：“陆总说的是琰琰吗？”

“叫得这么亲热，景总跟她认识才几天，而我已经认识她快十年了。”陆莘透对

于他的称呼十分在意。

“陆总，感情这东西无关时间。再则，怎么称呼，是我与她喜欢的，也相互认可的。”

“呵！”陆莘透冷笑一下，“没关系，我明天叫她琰琰，她同样不会拒绝。”

景辰无奈地摇摇头：“陆总有时候真像个顽皮的孩子。”

景辰刚说完，路口的红绿灯就变了。

陆莘透望了景辰一眼，说：“绿灯亮了，我先走了。景总，你就慢慢等着吧。”

他留下意味深长的话离开了，那辆奔驰的迈巴赫的确像他的性格一样冷酷倨傲。

林琰琰觉得陆莘透最近对她越来越奇怪了，比如今天他亲自来她的办公室，把文件放到她桌子上，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：“琰琰，把我在OA上批注的内容再修改一下，重新发起流程。”

他是大步离去了，可是她的整个办公室都轰动了。

“Oh, my god! 刚刚陆总说了什么，琰琰？陆总可没对谁这么亲切过啊！”

“琰琰，不会你完成了薪酬方案之后，一下子成为陆总身边的大红人了吧？完了，以后我得巴结你了！”

众人七七八八地调侃着，林琰琰只觉得尴尬。她还记得陆莘透曾经在会议上讨论办公室潜规则，以至于全公司都误会她，现在又来这一出，难道是新一轮的陷害？

李经理坐在办公室里，听到外面闹哄哄的，也忍不住想难道真如这些人所说，林琰琰成了陆莘透眼前的大红人？领导态度转变太快了，简直让她措手不及啊！

临近午休的时候，陆莘透把林琰琰叫到办公室。

“你中午有空吗，陪我去个地方。”

她皱了皱眉，拒绝了：“陆总，抱歉，我不能因为私事离开工作岗位。”

“私事？老板给你的吩咐你觉得是私事？呵……我发现全公司上下，就你敢这么说，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！”他轻笑一下，不容置疑地说，“陪我回一趟学校。收拾一下就出门吧，你现在可是带薪工作！”然后不容她反驳，就把她赶走了。

她再生气，也无可奈何，还是得陪着他出门。

林琰琰很不乐意回学校，所以两人下午到学校，陆莘透邀她下车时，她冷淡地拒绝了。

“我不想逛，你自己玩吧。”

陆莘透瞧了她一眼，又望着车前前来来往往的学生说：“你看那边，操场看台上的座椅好像都换了，你以前放学的时候最喜欢坐在那儿看男生打球。”

林琰琰不答话，陆莘透继续道：“还有那条路是你吃饭必经的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故意绕这么远。左边综合楼上的舞蹈室，你曾经在那儿排练。你最美好的四年青春都是在那里度过的，难道你不怀念？”

林琰琰的目光渐渐被陆莘透的话语吸引过去，不由自主地下了车。

当年，她坐在篮球场边看男生打球，因为有他；她故意绕着远路去吃饭，因为他的教学楼在那边，那是他下课的必经路。

青春是美好的，也是残酷的，她的喜怒哀乐全因这个叫陆莘透的男人而变化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这所学校留下的不过是她自作多情的耻辱而已。

陆莘透引着她走在田径场跑道上散步。

此时，跑道上空旷无人，正是最安静惬意的时候。

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跟女生这么散步，早知如此，当年就不拒绝你了，也许还能成为校园里最令人羡慕的情侣。”

她莫名其妙地望着他。

他笑：“当年没有接受你，是因为……我总是想起我妈妈。”

他侧头望着远方，清风拂动他的头发，他立体的五官更显清晰。

“我妈妈是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的女儿，她大学毕业到IV集团工作，和我爸相爱了，但等他们恋情成熟打算结婚的时候，却遭到家里强烈反对，于是，我爸爸和我妈妈偷偷登记结婚，并怀了我。”

“等到我出世，奶奶因为我逐渐接受了我妈妈，而爷爷因为门当户对的观念很重，仍旧没有承认我妈妈。在我六岁的时候，公司运营受行业波动的影响，需要有生意伙伴的扶持，为此，爷爷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联姻上。